論語旁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三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子路第十三凡三十章　皇疏子路武爲三千之標武劣於文故以子路次顏淵按如此解經宜宋國史志有鄙近之譏矣

子路問政章

先之勞之　注勞如字　釋文云勞孔如字鄭力報反　書梓材亦厥君先敬勞釋文勞力報反正義云即論語先之勞之是也朱子文集云程允夫引堯曰勞之來之爲證讀勞去聲

按孔注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與集注引蘇氏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凡民之事以身勞之義無二致則先勞皆可如字讀金氏履祥又以先字當讀去聲亦可不必也

無從　釋文云毋本今作無是舊本作毋也

仲弓爲季氏宰章

仲弓爲季氏宰　皇疏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采邑之宰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趙氏佑曰四書近指載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輩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過不暇而此輩出矣按此以三者串說有理集注有司皆得其人亦謂舉賢才爲有司也

注大者於事或有所害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補氏廣曰虞書言宥過無大今曰赦小過故集注云云蓋舜爲天下所治者廣且論其大體故可以宥過無大爲宰所治者狹若人之誤無大小皆從寬宥則於事或有害而無以懲其人

息忽矣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衛君待子而爲政 注 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張氏甄陶曰集注此章鄭重分明之至蓋衛輒之據國至是已九年矣前此名之不正有所不得已故子路仕於衛孔子不以爲非衛孝公致粟六萬孔子受之謂之公養之仕而不傷廉以義有可通也至是則名宜亟正不正則於義更無可通輒之君國九年以事理揆之距衛靈卽位已五十年南子當亦老且死矣卽不死輒據位日久恩信足以結臣民威刑足以馭奄宦可以行正名之說莫如此時使子路能信孔子之說以達於輒洗心悔罪涕泣郊迎復爲父子如初贖自君衛輒自爲世子誰曰不宜無如人看破不得總爲此利字蒐

裘將老不過空言西內切遷郄是實事唐肅宗事流連覬望行識之士始有伯夷叔齊之間正名之論非廢輒也教之讓也彼待我而為政我教之讓於父夫子之論明明可行又何煩後儒之聚訟哉

必也正名乎注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　馬注正百事之名皇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此亦見儀禮聘禮疏按集注與馬鄭異而馬鄭之說又自不同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子路有此問集注按切時勢實據史記非空言也　梁氏玉繩曰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必衛輒嘗曰於稱名之間有以靈公為父如後世取孫作子與父並行之類族系亂而昭穆

乖自宜亟正之漢書藝文志名家序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又王莽傳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兩處皆引論語以證之可知漢人舊訓如此馬氏推廣言之鄭氏質實言之皆可通也　臧氏琳曰馬鄭說各不同皆有所本學者喜馬說之平易更斥鄭爲迂遠主鄭學者又以馬解爲非俱未嘗偏考也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爲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五卷說魯君假馬於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皆馬說所本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

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厠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兩句是亦以正名爲正字此皆鄭說所本也固不當專主一解以爲是矣朱子集注本史記指衛輒拒父事言之則較馬說更切近

子之迂也　釋文云迂鄭本作于阮先生曰迂于古字通禮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

奚其正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正下有名字

則刑罰不中注中去聲　孫氏志祖曰鄭注禮以安上樂以移

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淫濫則不中此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

則民無所措手足　釋文云錯本又作措是定本作錯也今注疏本並作錯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請學稼又請學爲圃　皇疏引李充曰樊遲雖非入室之流然亦從遊侍側對揚崇德辨惑之義且聖教殷勤惟學爲先故言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遲親禀明誨乃諮稼圃何頑固之甚哉將恐三千之徒雖同學聖門而未能皆忘榮祿遲之斯問將必有由亦如宰我問短喪之謂也　張氏甄陶曰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則

出耕蓄歸讀古人書是常事學稼亦不必是小人是時樊遲必有治民之責欲精求司嗇田畯之業以阜民財忘夫子天縱多能如禹貢辨九土之性周官別十二壤之宜種植樹蓺之秘必有知人所不知者其實夫子自不曾留心於此老農老圃亦是實語非反詞以詆之也　按此說近是然包注已有學稼以教民之語張氏特暢言之耳　紀先生曰樊遲請學稼圃不過局於末業乃朱公遷四書通旨列之於異端與許行同譏則舛駁矣

曰吾不如老圃　皇本曰上有子字

小人哉樊須也　七經考文云古本無也字　張氏甄陶曰小人不是以位言之更不是以德言之只是言見識不高曠耳

毛氏奇齡曰樊遲請學稼是如后稷教民稼穡思以稼穡

治民也遁以爲世好文治民不信從不如以术治治之此亦時近戰國幾幾有後此神農之言之意特非並耕耳然而小人之用矣古凡習稼事者皆稱小人尙書無逸篇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祖甲逃民間曰舊爲小人高宗與農人習處曰爰曁小人孟子曰並耕者小人之事此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身已爲小人而不自知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

襁負其子而至矣　釋文云繦又作襁同是舊本作繈也　包注負者以器曰襁　程氏大中曰博物志云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寸以約小兒於背負之而行見三國志涼茂傳注

誦詩三百章

不能專對　注專獨也　何解專猶獨也集注用之　張氏甄陶曰如子產叔向之流不待介而對客子貢不待使而對客皆專對也　臧氏學標曰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即此專對之謂

雖多亦奚以爲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禮義者三百五篇此謬說也詩只有三百十一篇故以誦詩三百爲多古人以竹簡寫書至三百篇可謂多矣非若後人以竹紙刷印連篇累牘猶以爲少也

其身正章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陸氏隴其曰此章之意夫子蓋屢言之門弟子亦不憚煩而屢記之總見得既爲人上則此身無可寬假處古語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訟者退有後言也

魯衞之政章

魯衞之政兄弟也　皇本無也字

注魯周公之後衞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包注魯周公之封衞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方氏觀旭曰包注不就衰亂言左氏定四年傳皆啟以商政注皆稱衞也夫子於魯有一變至道之言在衞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子賤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衞多君子辭若一轍又漢書馮奉世傳歌二馮君曰政如魯衞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此正用魯論語蓋漢時之解如此　按皇疏引衞瓘曰言治亂略同也蘇氏軾論語解云是時魯哀公君不君臣不臣衞

出公父不父子不子故夫子嘆之此皆集注所本惟陸氏隴其曰魯秉周禮衛多君子儘有好處可惜無人振起有望之之意有惜之之意張氏甄陶曰左傳言太姒之子九人周公康叔爲相睦也夫子此語大有來歷伯禽之政親親尊尊康叔之政明德慎罰政之兄弟須先從此說再引到衰亂時則兩面俱到矣

子謂衛公子荊章

子謂衛公子荊 注 衛大夫 皇疏衛公子荊是衛家公子也諸侯之庶子並稱公子按衛家二字混當作衛國故集注直云衛大夫論語於子謂子產不加鄭字子謂晏平仲不加齊字獨公子荊加衛字者蓋其時魯哀公之子亦爲公子荊左傳公子荊之母嬖故以示別云爾 戚氏學標曰古者五十命爲大夫春

秋則世族父子相繼保有厥家何有始有少有之事綠荆係
公子少長宮中及壯而受室與之采邑而爵之爲大夫此爲
有家之始須有一番經理居室是少不得事而能循序有節
如此所以可貴也

子適衛章

冉有僕　皇本有作子

注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以司牧而寄以三事　輔氏廣曰寄以
三事謂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司牧之職實兼是三者

苟有用我者章

朞月而已可也 注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　注疏本朞作期釋
文期音朞是舊本作期也孔注朞月無釋皇疏謂年一周也
邢疏謂周月也謂一年之十二月也集注用之

注　恩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三年有成　後漢書鮑昱傳注引作三年乃有成功鄭說傳注引作三年乃成功

善人爲邦百年章

注　勝平聲　此用釋文音但如下注則作去聲亦得也

注　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　此用王注　鄭氏汝諧曰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力爭始無虛月民之困於傷殘殺戮者二百餘年有王者作能制諸侯而一天下僅可已其亂至於勝殘去殺雖使善人爲之非百年相繼之久必不能致此所以歎當世之習亂而痛斯民

未有反古之日也

注 蓋古有是言　鄭氏汝諧曰古有此語中言之蓋有意也張氏甄陶曰子欲善而民善縱不能旋至立效亦何至作百年迂踈之談蓋此是古語如魯兩生所云禮樂百年而後興之類周自文武開基成康之時乃致刑措漢高帝平海內至文景之世乃漏網於吞舟之魚吏治烝烝不至於姦蓋去殺若斯之難也

如有王者章

如有王者　注 謂聖人受命而興也　孔注世如有受命王者皇疏謂聖人爲天子釋文云王於况反又如字皆與集注合

必世而後仁　鄭氏汝諧曰與上章意同世繼世也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刑措其事可覩也　李氏光地曰自若有用

我者至此三章皆就當日時勢言之而約略其效之久近耳假令王者是繼治而興或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何待於必世哉

苟正其身矣章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陸氏隴其曰申居蔡不受私謁可以折寧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可以事驕王膠西王魏相廉正霍氏不能誣是其事也

如正人何　七經考文云一本人上有其字

冉子退朝章

冉子退朝　注朝季氏之私朝也　韓李筆解冉子作冉有按集氏節集說眞氏德秀集編趙氏順孫纂疏本俱作冉有今注疏本與集注本並作冉子朱子語錄云論語中閔子冉子亦

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審也想或有之　何解引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恐誤邢疏引鄭注以冉有臣於季氏朝爲季氏之朝是也故集注用之　陳氏鱣曰其事也其即指季氏蓋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

定君問一言章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　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王注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按王注以幾爲近是以其幾也三字爲一句則自下文不幾乎之幾陳氏天祥曰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亦是作兩句說此與集注語意迥異朱子文集李守約問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答曰如集注恐二字亦是相應以若

是絕句恐不辭也

爲君難爲臣不易　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如知爲君之難也　皇本無之字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水經注渦水注以幾乎爲句

一言而喪邦有諸　皇本而下有可以二字

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　皇本莫予違上更有樂字按孔注所樂者惟樂其言而不見違則此句似當更有樂字也　韓非子說難篇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嘆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人君者之言也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晉書潘尼傳云惟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按此以庶幾代幾字

亦訓幾爲近之證也

葉公問政章

近者說遠者來注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　皇疏若能使近民懽悅則遠人來至又引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諭之邪疏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悅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皆側鄉說集注用之　徐氏續高曰楚疲其民以蠶食中國夫子因葉公之問以止之以爭鄭縣陳指來遠之事而不知方城漢水之間已有不說者子胥復楚白公作亂是其明證也

子夏爲莒父宰章

無欲速　釋文云毋今本作無是舊本作毋也

無見小利　皇本無作毋翟氏灝曰兩言無分輕重字法未必

有別若皆非爲無則應皆作毋耳

注莒父魯邑名　鄭注論語曰莒父魯下邑集注本之　閻氏若璩曰莒父見春秋定公十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杜氏注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應魯之西鄙子夏爲邑宰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

葉公語孔子曰章

吾黨有直躬者　注直躬直身而行者　此用孔注皇疏亦云葉公稱已鄉黨有直躬之人躬身也言無所邪曲也　釋文云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按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

矣告吏曰父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蓋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又淮南子氾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莊子盜跖篇韓非子五蠹篇皆有此事而廣韻遂以直爲姓其說愈支矣　皇疏引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引直躬欲以訾毀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按葉公尙知尊敬夫子未必眞有此意卽擧此事亦不足以訾毀儒教以其舊說姑錄而辨之

樊遲問仁章

樊遲問仁　楊氏時曰有問余此章與子張問行章語意正類

或說問仁乃問行衛字之誤也有請答曰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其詳相似無足疑者

何如斯可謂之士章

斯可謂之士矣　皇本無之字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皇本弟作悌釋文云弟亦作悌

韓李筆解錄此章文以此節爲第一節而以行已有恥十六字在敢問其次之下爲次節以言必信以下爲末節解曰孝悌爲百行之首無以上之者舊本以行已有恥爲上節編者失也

硜硜然小人哉　注硜硜小石之堅確者　韓李筆解云硜硜勁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古人小與之相類傳之誤也

鄭注硜硜小人之貌雖玉篇廣韻皆因之實無所據孟子趙

注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釋文云悻悻丁云字當作婞刑頂切狠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硜硜論語音鏗又史記樂書石聲硜王肅曰聲果勁皆足與勇敢義相證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必也狂狷乎　注　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無也字　包注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　趙氏順孫曰志極高狂者之過行不掩狂者之不及知未及狷者之不及守有餘狷者之過　陳氏天祥曰有所不爲者能爲而不爲也智未及者不能爲而不爲也狷者於可交之人亦有所不交可取之物亦有所不取易於退而難於進貪於止而吝於行此乃有所不爲之謂也特其情好與衆不同非有關於智不智也果以智未及而不能

爲者爲狷則天下之狷者多矣夫子何難於此哉

南人有言曰章

南人有言曰　注　南國之人　此用孔注方氏觀旭曰禮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攷之地理殷都在衞南故曰南人

不可以作巫醫　注　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　鄭注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此與集注義異披皇疏言不可使無恒之人爲巫醫又引衞瓘云言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况其餘乎此集注所本也　毛氏奇齡曰此言不可作巫醫以治此人非謂此人不可作巫醫也作立也倘譬乃建立卜筮人是也蓋無恆之人禱祀所不加醫藥所不及故云然若謂此人作巫醫則巫醫豈易作者周禮司巫司

醫皆是士大夫試而為之極其鄭重故不占而已矣鄭氏亦謂無恆之人易所不占與巫醫不治並同蓋或承之羞羞是惡義然在凶悔吝之外故曰不占觀緇衣子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明明言卜筮不能及此孔子自為注腳也

不占而已矣注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胡氏泳曰不占二字如楊氏說須增玩字故集注猶以為未詳按即增玩字而其言仍不了了也　鄭注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方氏觀旭曰按此經與緇衣篇中略同惟此巫醫緇衣作卜筮然巫與醫卜並以治人之疾以言不能治無恆之人無

與義也緇衣云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蓋即經不占之意屈子卜改行易轍於尹曰龜筴誠不能知此事即此意也以經解經頗自明暢惜朱子不用鄭注是以不占而已矣何解不去轉引楊氏說愈不明白也

君子和而不同章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注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陳氏天祥曰和則固無乖戾之心只以無乖戾之心爲和恐亦未盡若無中正之氣專以無乖戾爲心亦與阿比之意相鄰和與同未易辨也中正而無乖戾然後爲和凡君父之側師友之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者獻之否者替之結者解之離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陰柔隨時俯

仰人曰可已亦曰可人曰否已亦曰否惟言莫違無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辨梁邱據以爲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據亦同也焉得爲和此論辨析甚明宜引之以證此章之義

注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和何解若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似勝尹說

鄉人皆好之章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七經考文云古本惡之下有也字公羊傳莊十七年注引作不若鄉人之善者善

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引鄭氏論語注云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　皇疏又載一說謂子貢問孔子曰與一鄉人皆親好何如孔子答云未可又問曰與一鄉人皆爲疎惡何如孔子又答云未可旣類答未可所以更爲說云不如擇鄉人善者與之親好若不善者與之爲疎惡也此說甚新異然何爲想到與一鄉人皆疎惡於情理未協故集注置之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禮曲禮禮不妄說人鄭注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正義引此不說上亦有則字　毛氏奇齡曰舊注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注所用固是特前人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即言說也先總齋論語錄云在下爲事在上爲使下欲事上必先觀上之易[illegible][illegible]後我事之難易以定祇事之

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而在上之小人君子分焉君子與人必厚重緘默不輕說人短長卽上下相對亦不輕爲問詢言說苟於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沈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故曰此易事者也若小人相對喋喋議論蠭發又易於逼導卽左右慫諭亦且備極甘苦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此則極難事者也按曲禮禮不妄說人鄭注爲近佞媚也下亦引論語此文爲證但近佞媚難解惟孔疏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凡說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於佞媚也此爲以言語諂人以指使驕人者言雖與先聽齋講又不同然其爲言說則一也說甚貫有據

此則別說頗有據者故並載之

君子泰而不驕章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何解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　按拘忌訓不泰足補集注所未及

剛毅木訥章

剛毅木訥近仁　邢疏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剛近仁也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訒訥者遲鈍故訥近仁也　按此邢氏删節皇氏之語而簡粹勝之　洪氏從容齋隨筆云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皇本無之字

切切偲偲　釋文云偲本又作愢

兄弟怡怡　皇本下有如也二字按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並有如也二字　曾子立事篇云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詩常棣傳兄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正義論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

善人教民七年章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韓李筆解云即戎是諸侯朝會於王各修戎事之職也王制云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即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與　按此解似迂又聽斷七年爲誤字故集注措之

注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　皇疏引江熙曰子曰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善人之教不逮機理倍於聖人亦可有成六年之外民可用也

以不教民戰章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與上章當合爲一章疏孔子槓戰所以教至七年猶曰亦可若不經教而使之戰是謂棄擲民也又引江熙曰善人教民如斯乃可即戎況乎不及善人而馳驟不習之民戰以肉餧虎徒喪而已也　穀梁僖公二十三年傳云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陳氏鱣曰公羊桓公六年傳注引孔子此語而曰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可與此章義相足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四

閩長樂梁章鉅撰

憲問第十四凡四十七章 注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說詳下 釋文作四十四章

憲問恥章

憲問恥 注 憲原思名 按集注引胡氏謂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順孫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爲自記之證三也 毛氏奇齡曰記者例稱字然亦有間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子

罕篇牢曰子云猶又他等書載冉求也爲之聚斂者記者稱名之證若憲見他書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仲憲言於曾子仲憲即原憲也又史記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皆憲自記耶按此毛氏好與集注爲難然其說甚辨姑存之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注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孔注邦有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皇疏將言可恥者先舉不恥者也若有道則可以仕而食其祿也邢疏同 按此與集注迥異方氏觀旭曰泰伯篇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此言邦有道穀正是不貧且賤何反爲恥惟邦無道

穀則是富且貴所以可恥故泰伯篇兩焉恥也字是明爲二事俱可恥此憲問恥於邦有道穀下無恥也一語明惟邦無道穀爲可恥孔注近是而集注以爲皆可恥不知所本也

克伐怨欲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注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

按注疏本此連上文爲一章　金氏履祥曰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憲問字一時並記二問也

士而懷居章

士而懷居 注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何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按舊注以居爲居室胡氏泳曰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以之斷其不可爲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處皆是也

邦有道章

危行言孫 注孫卑順也 皇本孫作遜 皇疏引江熙云孔曰日諾吾將仕矣此遜辭以遠害也 胡氏泳曰卑順者加謙恭耳非阿諛之謂也 鄭氏汝諧曰孫非諛說說隨之謂不言直以取禍也與胡氏意同 曾子立事篇云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者寧無言也可與此章相證

有德者必有言章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皇疏引李充云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淩誇之談多方論說者辨士之言也德音高和發爲明訓

發諸天下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皇疏引殷仲湛云見危授命若身手之相救爲存道忘生斯爲仁矣若夫强以肆威勇以勝物要利輕死非以爲仁故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章

南宮适　釋文云适本又作括

羿善射　說文𢏚字下引論語曰𢏚善射　程氏在中曰羿有二一帝嚳時人見說文一堯時人見淮南子

奡盪舟　注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　孔注羿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邢疏左傳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澆即奡也聲轉字異故彼此不同按說文豷字下引春秋

傳生敖及獨敖亦即奡故集注因孔注釋之　孫氏志祖曰說之盪舟於經傳別無所據殊別是一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上文云無若丹朱傲下文云傲虐傲遊罔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奡而後禹稷也　段氏玉裁曰說文奡部曰奡嫚也从百从夰夰亦聲虞書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按論語奡盪舟五字在讀若傲之下蓋必有說謂古傳屈賦皆作澆則論語作奡假借字也

但不得其死然　俞氏樾曰俗述然字何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言於未死之前期辭也此述一人於既死之後斷辭

也然字喚起下文便見得尙德之意翟氏灝曰集解於然字下位注王逸離騷章句引文亦以然字絕句先儒所讀未可遽訾其爲俗也

夫子不答 注 适之意蓋以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 此用馬注

注 力能陸地行舟 孔注羿多力能陸地行舟集注用之 顧氏炎武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以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陳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乘舟盪公者不同

君子而不仁者章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　孔注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韓李筆解據孔注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以仁字爲備字之誤似不可從孔注不當如此讀也

愛之章

愛之能勿勞乎　孔注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皇邢兩疏同按此是讀勞去聲釋文亦云勞力報反然此義殊淺故集注不從主皇疏又引李充云愛志不能不勞忠則其誨愈勤矣　王氏引之曰勞亦勉也謂愛之則當勸勉之也勉與誨義近故勞與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無諫乎

忠焉能勿誨乎　臧氏學標目誨以師道言父師一例孟子曰
教人以善謂之忠即此處忠字注脚

爲命章

爲命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
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　金氏履祥曰此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
當以夫子之言爲序也

裨諶草創之　釋文云創依說文是創痍字創制之字當作刱
羣經音辨云裨鄭作卑按漢書古今人表卑諶即裨諶風
俗通義姓氏卷云卑氏鄭大夫裨諶之後

世叔討論之　金氏履祥曰古人世字與太字通用如太子亦

作世子衛太叔亦稱世叔也
行人子羽修飾之　臧氏學標曰鄭有兩子羽一乃穆公之子爲人所殺後爲羽氏官馬師一係公孫非公子不在七穆之列杜預世族譜公孫揮入雜人內又衛亦有行人子羽
東里子產潤色之　閻氏若璩曰此何當補注曰列與恣稱東里人才具被子產之流風乎

或問子產章

問子西　注楚公子申　馬注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也
按此或曰楚何解集注從之邢疏云子西鄭大夫者子駟之子公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公子申也代[illegible]爲令尹爲白公勝所殺者也　胡氏炳文四書通云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

去又遠宜皆所不論矣公孫黑與孔子同時　崔氏應榴
吾亦廬瑣云昔或人遂類而及自以鄭之子西為楚然則管
仲則非連類而及也故集注從何氏　毛氏奇齡曰古凡論
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衞道圉鮀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鄭
盜五族攻殺子西子產之父於西宮子西不儆而出先臨尸
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當門庀司藏守備倉
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聚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
定二人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
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即子西也時子產獻捷於晉晉詰之
稱子產辭命得辭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人
陳非文辭不為功美子產已明年鄭使子西如晉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

產賦縣棨。十九年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政將歸子
產大叔除之伯有奪魄子西即世將焉避之子西子產本係
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
事齊絲聯人熟聞之故連問所有若捷之圖並中在傳文問
謀殺伏誅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　按
鄭氏汝諧曰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
以二人同聽鄭國之政者也子西殺子孔而盡分其室尉止
之禍不儆而出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其視子產之政固有間
矣彼哉彼哉言未可與子產同論也毛氏說蓋即本此而暢
言之耳

彼哉彼哉　注　彼哉彼哉者外之之詞　馬注言無足稱也邪疏彼指
子西也言如彼人哉如彼人哉無足可稱也按三說雖各異

而相通邪氏以彼指子西爲事易也　蘇氏轍曰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嫉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嫉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嫉之嫉其知我而疑我者耳　毛氏奇齡曰埤蒼云彼者邪也彼字有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於是傅會之家遂訓爲論舊本原是彼字而後小誤其偏旁者然按公羊傳陽虎欲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賊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見爲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也

注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史記孔子世家云昭王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

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問管仲曰人也 注人也猶言此人也 鄭注猶詩言所謂伊人也 劉氏敞七經小傳云人上當失一字彼非人而管仲乃獨謂之人乎或曰人當作仁亦非也管仲之功爲仁耳仁之道非所能盡仲尼亦不輕予之 朱氏彬曰人即仁也孔子於子產稱其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 按以仁許管仲究不致謂然劉氏謂人上失一字亦無據集注依鄭注是

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 注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此用孔注孔注又云伯氏食邑三百家皇疏伯氏名偃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邑三百家也 禮坊記正義引鄭注論語云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續漢書郡國志云臨朐有古郱邑應劭注云郱一作駢後爲伯氏邑 劉氏履恂曰左傳歸我衛貢三百家此但言三百不定指家言邑有大小古以四井爲邑而論語又有千室十室之稱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邑爲一千二百井之地又按昭二十五年傳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

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或以駢邑三百爲三百社亦通參筴云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是在社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三十二家一社也然論語則言邑不言社且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　焦氏循曰孔注伯氏食邑三百伯奪之至疏食沒齒而無怨言以其當理也按周禮太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諸葛亮廢廖立爲民廖聞亮卒至垂泣又嘗廢李平爲民平聞亮卒發病死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習氏引管仲

事以例諸葛今轉可引諸葛事以例管仲也

飯疏食沒齒　皇本疏作蔬釋文云疏本今作蔬按皇疏蔬猶麤也但食麤糲以終餘年仍皇本亦當作疏矣

注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荀子　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賤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孔氏廣森曰此引荀子書社自別一事與駢邑無涉

貧而無怨難章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皇疏引江熙曰顏淵無怨不可及

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七經考文云古本此下有王肅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人難使不怨也二十三字注今各本俱無之　鄭氏汝諧曰貧而無怨樂天之事富而無驕自守者能之

孟公綽章

孟公綽　釋文云綽本又作繛按說文繛或省作綽

爲趙魏老則優 注老家臣之長　胡氏匡衷曰儀禮士昏禮主人降階授老鴈注老羣吏之尊名疏大夫家臣稱老論語云趙魏老是老爲家臣之貴者士雖無君臣之名云老亦是羣吏中尊者也老與室皆即一人室者其總號老優其名也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皇本句末有也字　張氏甄陶曰孟公綽非一味無能人齊師伐魯將求救於晉公綽曰崔杼將歸

弑君必不縱暴於我齊師果歸訓之叔士可矣區區魯大夫何至不能勝任夫子之言別有所指魯至定哀間晉卿將篡小國棊亡趙魏之家不可以蓋安于尹鐸之徒附益其勢滕薛之國非得管仲子產亦不能救其亡矣非爲公綽言也

子路問成人章

卞莊子之勇 注 莊子魯卞邑大夫 此用周生烈注 翁先生曰江眘修孔巽軒二人皆疑卞莊子即孟莊子攷襄十六年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先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按荀子大略篇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事雖與左傳相似然明言過卞非過成其非一人審矣韓詩外傳十云卞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受命

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篇略同卞莊子之勇可見者如此

文之以禮樂　張氏甄陶曰卞莊子之勇是仲子本色以折獄片言宰蒲三善參觀之知廉藝亦皆仲子所能非從今方去兼他也所少者文之以禮樂耳子路才德俱優只是性氣不好故夫子抑進其所長即以針砭其所短其實臧武仲四人比子路皆不如學者試平心揣之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注復加曰字者隔答而復言也 皇疏

向之所答是說古人之成人耳若今之成人亦不必然也陳

氏履祥曰此一節與上文只一段話曰字衍

注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

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朱子語錄云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

且見利思義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

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爲有終身誦之之固也

問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却又恐是他退後說也

未可知 鄭氏汝諧曰此皆子路之所長也以何必然三字

觀之必子路之言 翟氏灝曰文選曹植貢躬詩注引子曰

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子曰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均不以爲子路言也經傳中同段言別起

曰字往往有之亦不必定謂之衍

子問公叔文子章

注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此用孔注　皇本枝作拔釋文亦作拔云皮八反　按禮記檀弓下公叔文子卒鄭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疏引世本亦作拔　阮先生曰困學紀聞六云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是王伯厚所見本尚作拔字養新錄云公叔文子朱注作公孫枝王伯厚以爲傳寫之誤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釋載朱文公論語注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則公叔發乃知今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王伯厚所見亦是誤本據此則集解集注諸本枝字皆形近傳寫之譌也

人不厭其言　皇本句末有也字一句同

注公明姓賈名亦衞人　皇疏時公明賈仕公叔文子　洪氏頤煊曰公明賈疑即公羊賈禮雜記下縣市以飯公羊賈爲之也按明讀如芒與羊聲相近春秋家公羊高即孟子所謂公明高也

臧武仲以防章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　孔注魯襄公二十三年臧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　吳氏昌宗曰魯有二防一近宋春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臧氏之防疑近齊致防奔齊所因其近歟　臧氏學標曰案

君之名仲所不屑必曰要季氏求後仲又不甘曰吾是求終特下於終二字與以防對隱若敵國矣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禮表記曰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　鄭氏注謂曰武仲之請其辭甚遜當時未有言其非者夫子正其要君之罪春秋誅意之法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注譎詐也　鄭注譎者詐也與集注意同　張氏甄陶曰以名字論二霸優劣爲春秋之末楚吳越擁兵與中諸道霸爭稱號盛郢烈號比齊兵車之會大樹經庭賓王晉文公爲之嚆矢不覺有慨乎言之故從晉文公說起　王氏引之曰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

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於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為齊桓之過則守正為齊桓之所長權譎為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譎而不正亦是兼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淮南繆稱篇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意與此相似皆謂各得其一偏不然則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　闕氏

若璩曰時文家多以晉文公老而更事故應曰賢而譎挺此
蓋據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是時年四十三又云重耳出亡
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果爾誠可爲老然史記多
妄說不若左傳國語足信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
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
亡按此則文公入國甫三十六歲即襄亦祇四十四耳杜元
凱言戰城濮時文公年四十者近之

桓公殺公子糾章

曰未仁乎　陳氏天祥曰曰字衍文

桓公九合諸侯　注九本春秋傳作糾糾督也古字通用　左傳僖公
二十四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
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

害也職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四書或問云九之爲糾春秋傳轉聲之詞云爾而糾合宗族之類君此者亦甚衆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合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耳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穀以來皆爲是說亦可謂繆之甚矣　皇疏引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又引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雁疏同　按釋文引穀梁傳范注十一會會北杏下又會柯會甯毋下無會葵邱而今本莊二十七年穀梁傳范注則又無

會柯而有會葵邱與皇邪兩疏合疑莫能明故集注以爲糾合也離騷天問篇齊桓九會諸侯朱子注亦同此說　何氏焯曰九合若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三未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子不從　羅氏泌路史云九合者以葵邱之會言之也幽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衆又非其盛也按此以九合爲第九次合諸侯與各家說又不同

如其仁如其仁　注言誰如其仁者　孔注誰如管仲之仁集注本之　李氏光地曰集注作誰如其仁者似太重管仲雖能使桓公以率諸侯然未免所謂五霸假之者若仁則王者之事矣語意猶云似乎亦可稱仁也語意殊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亦不可沒也　翟氏灝曰召忽之死殺身以成仁管仲雖不死而有九合一匡之功則亦得如召忽之仁可言如其

仁其者實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　黃氏培芳雲泉隨札云子路問管仲未仁乎子貢問管仲非仁者與夫子之答皆但取其功至於仁俱置之不論蓋所答非所問與答孟武伯問三子之仁一例如其仁云云者是虛擬之詞存而不論與答彼哉彼哉一例其答子貢則並無一字及仁益明集注以誰如其仁解如其仁誰字添設說似未安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若不論心而但論功是判心術事功爲二撥之前後論仁從無如此立說也　鄭氏汝諧曰子路之意以召忽之死爲仁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夫子對以如其仁如其仁謂召忽不如管仲之仁也此別一義也陳氏天祺曰如之爲義蓋極似本眞之謂如其仁者見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眞實之仁然其所成之功亦與眞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

此又一證也

　管仲非仁者與章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　鮑氏廣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管仲之不死爲尚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

衛諸侯 注衛與伯同　黃氏宗羲論語日抄云諸侯之長爲伯指其定位而言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衛乃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音爲動字

昔其破發有衍文　宋本衍作術按北史王紘傳中論習行篇文選西征賦八公山詩二注皆引作術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注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後漢書應劭傳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

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又漢書鼂錯傳贊師古注引
論語亦云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中論智行篇召忽伏節
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一本諒作
量　按此但明管仲之不必死非以比召忽也王肅此注云
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語意甚明至皇疏
又引或云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則別記所聞非正義也
翟氏灝曰後章但言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
應劭徐幹均以經溝瀆爲夫子貶召忽斷固哉其讀書矣
太史公史記世家遂殺子糾於笙瀆集解云魯地句瀆索隱
云鄒誕生作莘瀆按笙瀆句瀆莘瀆均未可即指爲論語之
溝瀆不必附會求合也
注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按春秋莊九年公伐齊納子

糾齊小白入于齊惟公羊穀梁二經但稱納糾而不稱子糾程子據之謂桓公兄子糾弟春秋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糾不稱子言非公之嗣子也然公羊謂糾不稱子者君前臣名謂小白書入者篡辭穀梁又稱公子糾公子小白又言小白不讓公子糾則孰兄孰弟之義已明故荀子直謂桓公殺兄以返國史記亦序子糾於小白之上但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以小白爲兄僅見此說趙氏汸曰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言非本實也故集注避用薄程子說而集中答滕友恭書又引程子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　張氏甑陶曰以春秋證春秋經

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七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

鄭突鄭莊之庶子不宜爲君者也蒙上文不書鄭仍不宜爲君也與納糾文同下云鄭忽出奔衛上有鄭又稱鄭忽鄭之世子宜爲君者也亦蒙上文宜爲君者也正與齊小白文同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文又云鄭世子忽復歸於鄭又與書小白文同則小白之宜立明矣淮南王漢文帝之兄也擅殺大臣於闕下於法應誅漢文帝曲赦之使薄昭與之書果子糾兄何用回護哉再以左傳證之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難將作矣遂奉公子小白奔莒既亂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是小白於未亂之先大臣奉之以出范宣子亦云高國援之於內於倫序宜立可知公子糾乃既亂之後恐爲無知所殺逃死而出春齊人殺無知魯莊公與齊大夫盟於蔇夏伐齊納糾至秋猶不能入七月齊桓立葬齊襄公國有君

矣猶不知退八月乃與齊桓戰於乾時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非曲直本末昭然糾既不宜與桓爭則管仲召忽均不宜爲糾死故夫子獨大管仲之功不然夫子嘗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豈至是而其言自相矛盾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釋文云僎本又作撰按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大夫選阮先生曰古選撰僎三字並通先進篇子路曾晳章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云鄭作僎又漢書食貨志曰撰史記平準書作曰選　毛氏奇齡曰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證法耳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即孔悝家臣也新登於公

注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按錫民爵位曰文此孔疏所引張注意不謂然也胡氏泳曰其才德足以爲大夫而薦之爲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卑而與爲同列無慊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跡耳又按禮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夫周書謚法文有六等並無修制交鄰之例靈公之言自我作古故夫子舉同升一事以合於錫民爵位之文耳

汪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 閻氏若璩曰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大夫僎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汪僎本家臣薦之方並爲大夫之說或詢焉余曰請徵之檀弓陳子

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后至曰妻與宰宰即家大夫更徵之禮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故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是也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司馬叔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為馬正注云馬正家司馬是也更徵之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于問於扁鵲趙簡子𠀤聽朝不悅諸大夫請皋俑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故論語集注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注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皆確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皇本言作曰也上有久字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一本作子言鄭本同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三治字皆作主鮀作佗漢書古今人表仲叔作中叔

家語賢君篇云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臣未之見也抑有衞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衞無遊放之士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衞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衞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於賢不亦可乎　按此與對康子語意相類姑錄之　鄭

氏汝諧曰夫子適衞者五常有眷眷之意亦以靈公雖無道而用各當其才庶幾可與有爲也喪失位也按此似以失位指孔子言說特奇創未經人道也

其言之不怍章

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皇本作則其爲之難　馬注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也邢疏此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慙怍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不慙然則內積實者爲之也甚難按此解上句語意不足解下句更費辭不如集注之順也　曾子立事篇盧辯注引論語云其言之不作作當與怍通又作慙荀子儒效篇無所疑慙楊倞注慙與怍同

陳成子弑簡公章

陳成子弑簡公　皇本弑作殺下同釋文云弑本又作殺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　左傳哀十四年陳恆弑其君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邢疏云左傳錄此事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齋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齋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

公曰告夫三子　皇本三上有二字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唐石經亦有二字

不敢不告也　皇本無也字

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　此二句皇本三上並有二字釋

文云之三子告朱或作之二三子告非也按公曰告夫二三子公辭也孔子言告夫二三子者述公之辭也故可有二字之三子告實非也此孔注所謂三卿也加二字則誤矣釋文之言是也　方氏觀旭曰左傳云子告季孫孔子辭與此不同按季氏雖爲冢卿專斷然自襄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則兵柄實三子分主又哀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問戰冉有不對然後耻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恒前三年事故知告夫三子之文爲正哀公既使告三子孔子雖知必爲所阻但君命不可不奉故知之三子告之文爲正左傳之不及論語如

是

注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陳氏天祥曰弒君之賊人人固得而誅之然齊國之君被弒而魯則現有君在上孔子豈有不請於君擅自發兵之理已此不有其君而欲正他人弒君之罪可乎況是時魯國兵權果在何人而責孔子不先發耶後人果用胡氏此言則僭逆之罪其能免乎明哲君子其審思之

子路問事君

勿欺也而犯之　皇本也作之

注犯謂犯顏諫爭　此用孔注朱子語錄云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又曰子路豈是欺君者蓋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便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大過則近乎

敗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何解本爲上末爲下皇疏上達達於仁義下達達於財利皆與集注義異　張氏甄陶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即上達之層次也　林先生曰士之希賢希聖日進而有功者上達也農工商賈各成其所業者下達也若汙下之小人則自暴自棄而已烏有所謂達者蘇子由曰言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為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也按此即何氏本上末下之説鄭氏汝諧謂一物一事皆有上下之理亦是此意

古之學者為己章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注爲己履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言之也　按荀子　篇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皆可與孔注相證而補集注所未備　鄭氏汝諧曰以爲己之心先之成己所以成物也以爲人之心先之務外必至忘內也

注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陳氏天祥曰欲得之於己此爲爲己之公欲見知於人此爲爲己之

私皆是爲己於爲人無與蓋爲己務欲治己也爲人務欲治人也但專學治己而治人之用斯在專學治人則治己之本斯亡如專學爲師教人之藝專學爲官治人之能不明己德而務新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皆爲人之學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注 孔子居衞嘗主於其家旣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閻氏若璩曰蘧伯玉見於春秋在襄十四年衞孫林父甯殖將逐衎聞於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逐臣所敬憚此必在强仕之年可知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衞始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年百餘矣然經釋論云蘧瑗保生此長年之證也

使乎使乎　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　按以非之者二句爲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者三字假爲正文所有矣語意不明王仲任書之駁而不純皆此類也

注 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何解引陳羣云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集注因之　段氏玉裁曰此當以使乎使三字爲讀下乎字爲詠歎之語助卽尙書孝乎惟孝禮記仲尼燕居禮乎禮之句法也包咸之註論語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美大疊字公羊傳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語意相同之辭也謂古人屬辭如此以老子言元之又元迴之彼亦可作元乎元此亦可作孝之又孝禮之又禮蓋一字不足以盡其辭竝一字以美之謂孝迴出乎凡孝禮迴出

尊常守禮皆古人事事須好之辭使乎使謂好使中之好使也古人多有此句法公羊傳云賤乎賤者也爾雅云微乎微者也法言云才乎才習乎習祿乎祿辰乎辰素問云形乎形神乎神史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意略同聖人言使乎使正此句法下以乎字詠嘆之正與賤乎賤者也微乎微者也文法一例

不在其位章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竝重出　注疏本皆以此章合下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爲一章孫氏志祖曰蓋曾子引易以說夫子之言語意本一貫猶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也按皇邢兩疏皆合釋之邢疏曾子遂曰明出一遂字故朱子注下章云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章雖別而義仍相承矣

重出二字似誤衍而毛氏汲古閣刻本因之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注此艮卦之象辭也　注疏本合上爲一章　張氏甄陶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水相貫注者也故學問可以相長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山不相往來者也故職業惟思各居惟易象辭有以字此但云君子尋其來脈自是承上章不在其位說來　閻氏若璩曰舊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爲一章惟夫子旣言位外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正同其不署子曰者以彼有太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引此詞爲無謂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節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注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胡氏泳曰恥之義不可謂之不敢盡但其意如是過之義則爲有餘故以辭言之　皇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皇疏若空出言而不能行遂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邢疏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據此則邢本亦當與皇本同似今注疏本皆依集注校改并其舊矣　陳氏天祥曰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過中之行君子不爲過猶不及聖人之明論也集注本因而字故爲此說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恥言之過則其篤行可知必如此說義乃可通而字盡之字之誤　按禮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

恥之又表記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 潘夫論交際篇云君子羨人言之過其行者則又明作之字皆足與疏說相證惟胡氏泳曰諸說皆以爲一事謂恥其言之過於行也於義固通但須易而爲之字乃可循言求義似集注釋爲兩事較得夫子立言之意也

君子道者三章

君子道者三 孟子章句孔子厄陳蔡章注引論語作君子道之三

注自道猶云謙辭 胡氏泳曰在夫子自言則如此由他人觀之則不然蓋聖人未嘗有自足之心也

子貢方人章

子貢方人 注方比也 孔注比方人也集注用之 釋文云方

人鄭本作謗人謂言人之過惡按方與旁通謗字從旁亦或與方通借也　孫氏志祖曰方人鄭康成本作謗人初疑其說之不經後讀襄十四年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自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陳氏鱣曰古文謗作方蓋謗從旁旁又從方聲近故通用孔云比方人則謂子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故鄭从魯不从古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　鄭氏汝諧曰賜也賢乎哉以責人爲能也夫我則不暇以責己爲急也二者之得失相去遠矣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患其不能也　皇本作患已無能也

注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　胡氏泳曰此章與前後篇多同學而篇則欲其反而知人之賢否也里仁篇則欲其反而求取知之實否也此章與衛靈公篇同而文則異矣蓋務外者爲學之通患聖人每欲人反已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管子小稱篇云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

不逆詐章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注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　孔注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按此是一串說下然於抑亦二字神氣不合且以逆億爲先覺義究未安故集注不從

註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　按此亦是一串說而於抑亦神理亦何隔一層故集註置之圈外也朱子語錄云楊氏誠則明矣之說與本文自不相干如說待誠而明則其爲覺也後矣蓋此章於日用間便要如此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微生畝　漢書古今人表尾生晦師古注云即微生畝也　鄭氏曉古言云微生畝微生高一人畝名高字也

丘何爲是栖栖者與（音）栖栖依依也　釋文云丘何爲或作丘何鄭作丘何是今作丘何爲是　陳氏天祥曰注解栖栖爲依依皇疏解爲皇皇張南軒同之依依倚而安之之貌皇皇是行無定所之貌微生畝本譏孔子之周流不止則皇皇之說爲是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　皇本曰上有對字

疾固也注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　包注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張氏栻曰微生畝謂夫子棲棲歷說類夫佞口者夫子以爲非敢爲佞疾夫世之固陋云爾包注是

驥不稱其力章

稱其德也注德謂調良也　此用鄭注胡氏泳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或曰以德報怨章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注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　老子道德經思始章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翟氏灝曰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爲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即此可破學於老聃之浮說矣　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

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金氏履祥曰觀此章之答則知老氏以爲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　張氏甄陶曰或人所謂怨只淺看乃睚眦小忿之不能平者故可抑而行之因而市德若君父兄弟朋友之仇亦斷無倒行逆施之理或人矯枉從厚無奈不公夫子只以至公行之其實未嘗不厚也

莫我知也夫章

莫我知也夫　史記孔子世家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曰不怨天云云或說老子公篇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獲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云云皆可與此章參證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說文引寮作𡪞愬作訴九經字樣云𡪞字上從穴下從火論語承隸省作寮　史記弟子列傳寮隱作繚又作遼或云即申繚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皇本寮下有也字　孔注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按此注安於惑志字下蓋以惑字斷句史記於惑志下亦用注文下作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皇疏云景伯既告季氏有惑志又言若於他人有豪勢者則不能誅耳若於伯寮者則吾力能使季孫稱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其以於公伯寮四字屬下讀語意甚明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吳氏昌宗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貴者在朝賤者在市是證

公伯寮魯人　馬注伯寮魯人弟子也趙氏順孫曰纂疏史

記皆以公伯寮爲弟子今觀夫子如命何之語只以常人待之故集注但云魯人

注　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服何也　馬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趙氏順孫曰左傳臧與將因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則景伯單名何馬注誤矣纂疏本誤作孔注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鄭先生曰昔人言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裡觀隳都之事可見子路之見疑即孔子不用之由故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也

賢者辟世章

賢者辟世　皇本辟作避下同

注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

徧

按夫子明以賢者其次以下為其次似不無優劣之分故集注置諸圈外孔注避世世主莫得而臣之避地去亂國適治邦避色色斯舉矣避言有惡言乃去皇疏云聖人無可無不可故不以治亂為隔若賢者去就順時天地否塞賢人便隱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此避世之士也其次避地者謂中賢也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就治也其次避色者此次中之賢也不能豫擇治亂但臨時觀君之顏色顏色惡則去其次避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惟聞惡言則去也

作者七人矣章

作者七人矣注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包注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

人楚狂接輿皇疏引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又引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荷篠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避色者荷蕢楚狂接輿避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　按注疏本此與上賢者避世四句合爲一章故七人皆以隱士當之風俗通義十反篇云孔子稱虞仲夷逸作者七人此即王弼所本孟子章句古之賢士注云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傳云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論又逸民傳序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蓋與風俗通合惟鄭氏以七爲十之誤是改經字以就已說殊可不必而宋儒張子正蒙又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則作字又當爲作視之作更爲歧中之歧矣故集注直斷之曰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章

晨門曰　皇本作石門晨門曰翟氏灝曰前篇子張問達章皇疏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為稱可為石門有複文之證

注石門地名　此用皇疏語皇疏又云一云石門者魯城外門也　按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杜注石門齊地非此之石門也水經洙水注云洙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水出焉又西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石門門舊結石為水門跨於水上此石門近之皇疏所引又云魯城外門者見後漢書張晧王龔傳論注引鄭康成論語注如此太平寰宇記引魯國志云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是也閻氏若璩曰地志之書宋人漸多附會不似唐人朱子注四

書傳毛詩每僅云邑名地名蓋其慎也然亦畢竟是討便宜其實地有鑿然可指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如子路宿於石門鄭注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觀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閉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啟門者訝其太早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啟後往來如織焉得識孰入而問之此可想見者一也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為魯城中人衆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為孔某此可想見者二也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所謂皇皇[illegible]歟於外若已息焉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者三也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景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歟

子擊磬於衛章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　說文艸部臾古文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子之門　徐氏鍇說文繫傳通論云孔子擊石於衛擔揭者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擔揭當即荷蕢也

鄙哉硜硜乎　注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　惠氏棟曰說文硜古文磬故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即磬字今禮記作磬按硜磬雖同字然此處若作鄙哉磬磬乎成何文法故集注別釋之

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錢氏大昕曰今人讀斯已而已字皆如以考唐石經莫己斯已皆作人已之已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己已音紀下斯已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皇疏申之云言孔子硜硜不宜隨世變惟自信己而

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已字皆不作止解也

深則厲淺則揭　注以衣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　王氏引之曰爾雅曰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臧氏毛鄭詩攷正云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以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詩厲有橋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免陷溺蓋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幷稱厲即梁之證也是以許說文之有師承邵二雲爾雅正義云臧氏仲說或以臣爾雅其說確矣

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功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訓詩世司馬相如劉向並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櫂舟航以橫厲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瀨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為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為以衣涉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即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意也按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為文若以厲為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

果哉末之難矣　釋文云難如字或乃旦反

子張曰書云章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禮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家語正論解略同又尚書大傳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

注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孔注諒信也陰猶默也邢疏信任冢宰默而不言　按書說命王宅憂亮陰釋文云亮本又作諒又無逸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孔傳云信默三年而毛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氏無逸注作諒闇又禮作梁闇禮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注云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鵪公羊傳文九年注述此亦文又作涼闇釋文涼音亮又音良闇如字又音陰諒亮涼梁四字同音闇陰二字古亦同音惟孔

安國只云信然鄭康成以爲君凶應二說判然故集注云未詳其義也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注總已謂總攝已職 馬注已百官皆

疏百官各自束已身按說文總聚合也合此數解其義益明

君伊訓聽下無於字公羊文九年傳注引同後漢書陳元傳引白虎通爵篇兩引皆無以字

注冢宰太宰也 孔注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按今尚書伊訓東晉梅氏所上之古文也其云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似即因論語而爲之者然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所謂冢宰者固不專指殷制殷官名雖無可稽而宋乘殷之制備立六卿屢見左氏右師實統百官即周天官之職其有父師少師父師右師也少師左司也伊尹以阿衡爲官號其相

右師與否固不敢知要不得以爲人之冢宰施之假人耳

上好禮章

注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禮禮運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　張氏甄陶曰古人無一不用民力修宮室築城郭農隙講武越境從朝聘會盟征伐皆民力也周禮大司徒之制上地家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料民以出兵也司馬法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大車一乘牛十二頭炊爨掌衣裝之士二十五人是料民出兵即就民家出甲冑器械衣糧牛馬大率以七家供給一兵故孫子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奔走於道路者七十萬家所以使之者容易若

又無禮與談何容易哉

子路問君子章

脩已以敬　皇本脩作修下同　七經孝文補遺云古本敬下有人字

堯舜其猶病諸　孔注病猶難也　張氏甄陶曰堯舜猶病是實事非虛辭皋陶作歌至言叢脞禹亦云毋若丹朱傲若非堯舜刻刻不自滿假皋禹亦不敢如此說也

原壤夷俟章

原壤夷俟　注夷踞也俟待也　按馬注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集注即用其說其義易明乃近人或引法言夷俟倨肆宋咸注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又引廣雅蹲夷踞肆跽之訓以夷俟猶跋肆與以猶狎為狎侮同猶狎與蹲夷俟無涉由

不必也

幼而不孫弟　皇本孫作遜弟作悌

是為賊　皇本賊下有也字　張氏甄陶曰此賊字即賊夫人之子之賊後生小子見老成人帶三分畏懼是好消息今此老者故作嘛逆閹迎求合乎流俗由此後生小子凡蕩檢滅裂之罪皆於老成人前為之不愧不畏是賊之也

以杖叩其脛　韓李筆解叩作扣解曰扣文之誤也當作指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　張氏甄陶曰凡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春秋將變為戰國所以出此怪物於末之歟付之不問所以全交夷俟則指斥之所以挽俗也

闕黨童子將命章

闕黨童子將命　皇本命下有矣字　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

四書或問云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云闕黨童子得毋斯人歟

益者與 注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 皇疏或見小兒傳辭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集注異

注 闕黨黨名 按闕黨為黨名亦猶達巷亦黨名也顧氏炎武肇城志以為即闕里朱氏彝尊亦從其說恐非閻氏若璩曰按兗州府志闕黨在府城東北一里有泉亦以此名荀子稱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里在曲阜縣城中至聖廟之東衍祁稱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是也